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2 No.1

CONTENTS

To Our Readers (致讀者)	1
李方桂先生調查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足跡和啟示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Fang Kuei Li's Fieldwork on the Minority Languag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李壬癸 (Paul Jen-Kuei Li)	3
Fossil Nominalization Prefixes in Tibetan and Chinese (原始名物化前綴在藏語和上古漢語中的痕跡) Guillaume Jacques (向柏霖)	13
複數單數化與漢語方言單數代詞中後綴「儂」的來源——一項語義創新及其對東南方言代詞系統的影響 (Singularization of Plural Personal Pronouns and the Origin of Singular Suffix <i>nong</i> (儂) in Chinese Dialects: Semantic Innov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the Pronominal System in Southeast Chinese Dialects) 盛益民 (Yimin Sheng)	29
黃坑話與早期閩北語 (Huangkeng and Early Northern Min) 沈瑞清 (Ruiqing Shen)	52
構擬「泉」字音——兼論「同義換讀」(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ord <i>Quán</i> “spring, source”: *dzan) 野原將揮 (Masaki Nohara)	74
論《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 (O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Chinese dialect reflected in <i>Menggu-Ziyun</i>) 濱田武志 (Takeshi Hamada)	88
Style Sheet for <i>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i> (《中國語言學集刊》稿約及撰稿格式)	129
Appendix I: Board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of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 董事及執行委員名單)	132
Appendix II: Four Awards of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四種獎項及申請辦法)	135
Appendix III: Exceptional Service Award (特殊服務貢獻獎)	136
Appendix IV: Letter from the LFKS to the Public (李方桂學會致讀者的公開信)	138
Appendix V: Donors to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Endowment Fund (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贊助人名單)	141

李方桂先生調查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足跡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

paulli@gate.sinica.edu.tw

提要

李方桂在美國跟 Edward Sapir 做過美洲印地安語言的調查研究，他回國後做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方法上就能駕輕就熟了。他把重點擺在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包括屬於傣語的武鳴土語、龍州土語、剝隘土語，和侗水語言的侗語、水家、莫話、羊黃，這些語言都在廣西、雲南、貴州，路途遙遠，交通極為不便。他陸續發表了六部專書和數十篇重要論文。他當年所調查的語種，都是先做傣語系的語言，然後做侗水語言，可見他事先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對那些語言的關係已有初步的瞭解。他還訓練並協助年輕助理馬學良調查彝族撒尼語，邢公畹調查布依語，張琨調查苗語和藏語。如此，學術工作才有傳承，影響深遠。他的研究成果顯示，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可以提供解決漢語音韻史的若干問題。地圖一顯示李方桂五次田野調查的途程，地圖二侗傣語族的祖居地和擴散。

關鍵詞

少數民族、侗傣語、漢語音韻史、祖居地、擴散

1 前言

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只重視書本上的知識，而忽視田野調查工作。中國境內的漢語方言跟少數民族語言的田野調查，本來大都是歐美人士比我國人先做這一方面的工作。一直到1920年代趙元任先生才開始做吳語方言研究，1930年代李方桂先生才展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田野調查研究，為我國開創了嶄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奠定了現代漢語方言跟少數民族語言研究的基礎。

趙、李兩位先生都在美國受過嚴格的語言學專業訓練，充分具備了現代語言學的專業知識，他們回國從事中國境內語言的調查研究，也就大放異彩。李方桂先生跟 Edward Sapir 做過美洲印地安語言的調查研究工作之後，他回國做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田野調查，方法上就能駕輕就熟，也很能吃苦耐勞。

李方桂先生不只是第一位從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研究的國人，也是繼日本學者之後第一位從事台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的國人，董同龢後來也帶學生調查研究台灣南島語言，顯然是受到他的影響。明鄭、清兩代統治台灣二百多年（1662–1895），只為台灣南島語言留下極有限的零星語言資料（主要是詞彙），遠不如荷蘭在台38年（1624–1662）跟日本在台50年（1895–1945）所留下的語言資料之豐富與有學術價值。為什麼呢？中國知識份子除了不重視田野調查工作之外，還缺少可靠的語言紀錄工具。使用漢字來記錄這些陌生的語言是很不恰當的，使用羅馬拼音遠優於使用漢字

Fossil Nominalization Prefixes in Tibetan and Chinese

Guillaume Jacques

CNRS-CRLAO-INALCO-EHES

rgyalrongskad@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both Tibetan and Old Chinese preserve lexicalized traces of several nominalization prefixes which are still productive in morphologically more conservative languages of the Trans-Himalayan family such as Rgyalrongic, which can thus serve as a model for analyzing other languages.

Keywords

Tibetan – Chinese – Rgyalrongic – Kiranti – Nominalization – Prefixation

1 Introduction¹

In the Trans-Himalayan family (TH), the morphologically most complex languages, Rgyalrong and Kiranti, are endangered languages without a written literary tradition. A growing body of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is complex morphology is at least in part archaic (Jacques 2012a, DeLancey 2014, Jacques 2016c, Gong 2017), in particular because affixes that are nonproductive and in some cases only accessible through re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sigmatic causative) in Tibetan and Chinese are still productive in Rgyalrong languages.

The present paper deals with another comparable case of recessive morphology in the literary languages, the sigmatic and velar nominalization prefixes. These prefixes, which are completely productive in various languages of the TH family, including Rgyalrong, Kiranti, Karbi, Jinghpo and Kuki-Chin (Konnerth 2016) are only attested in a handful of words in Tibetan and Old Chinese. Using evidence from Japhug to ascertain the precise meaning of these prefixes, this study proposes new etymologies and evaluates older proposals.

2 Participles in Rgyalrongic

Rgyalrongic languages have a set of prefixes deriving non-finite verb forms, including participles, converbs and infinitives (Jacques 2014c, Sun 2014a, Jacques 2016b). In the present paper, two sets of participles, the velar (core argument) and sigmatic (oblique) participles are discussed.

¹ The glosses follow the Leipzig Glossing Rules. Other abbreviations used here are: AUTO autobenefactive / spontaneous, DEM demonstrative, EMPH emphatic, INV inverse, LNK linker, PFV perfective, POSS possessor, FACT factual, SENS sensory.

複數單數化與漢語方言單數代詞中後綴「儂」的來源——一項語義創新及其對東南方言代詞系統的影響

盛益民
復旦大學
fdshengym@163.com

提要

本文是筆者對古江東方言語法重建工作的一個嘗試性研究。文章發現單數人稱代詞中的後綴「儂」分佈於從吳語到北部贛語的連續區域，由於吳語、徽語、閩語、贛語、湘語等也同時存在用「儂」表示人稱代詞複數標記的現象，故本文提出「儂」為該區域（乃古江東方言之後裔）早期的複數標記，之後在吳語至北部贛語這個區域發生了複數單數化的創新演變，使得「儂」發展成了單數中的後綴。這個演變對於東南方言（尤其是吳語）的人稱代詞系統，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人稱代詞、複數、單數化、東南方言、古江東方言

1 引言¹

從文獻可知，至晚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方言的南北差異已經非常顯著。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推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亦云：「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對於這種與洛陽音迥然不同的南方方言，學者或稱之為「中古南方方言」（Southern Middle Chinese Dialects，見Mei 1979）、「江東方言」或「江東語」²（梅祖麟，1993、2001b；何大安，1999；郭必之，2004）、「金陵《切韻》」（丁邦新，1995）、「吳語」（何大安，1993）。為了避免混淆，本文採用「古江東方言」的叫法。

1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青年項目「吳語人稱代詞的共時類型與歷史演變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本文寫作及修改過程中，得到劉丹青、秋谷裕幸、汪維輝、陳忠敏、陶寰、曾南逸、李子鶴等師友的指教。文章曾在「第一屆中國語言學博士論壇」（南開大學，2016.10）、「第九屆方言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師範大學，2016.10）和「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中研院語言所，2018.07）上宣讀，承蒙李王癸、江敏華、梅祖麟、申祐先、汪化雲、魏培泉、吳福祥、吳瑞文、楊琳、向柏霖、余靄芹（按音序）等諸位學者的指教。又得到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本文的方言地圖由王佳亮協助繪製。一併致謝。

2 何大安（1999）對文獻中「江東語」的名稱及「江東」的所指範圍有專門的討論。



黃坑話與早期閩北語

沈瑞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shenruiqings@hotmail.com

摘要

本文基於多次田野調查收集的材料，第一次全面整理了福建省建陽市黃坑鎮方言的音系與詞彙，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黃坑話的譜系地位及其相關問題。首先，我們提出了支持黃坑話的譜系地位屬於閩北語的證據。其次，我們通過黃坑話跟原始閩北語構擬的比較，梳理了黃坑話在音韻上的存古與創新，認為黃坑話應該屬於目前所知的閩北語中最早分出的一支。然後，我們構擬了比原始閩北語更早的早期閩北語，並比較了它跟原始閩北語在音系結構上的異同。最後，我們討論了黃坑話的詞彙特點以及黃坑話對漢語方言研究的啟示。

關鍵字

閩語、比較法、原始閩北語、早期閩北語

1 黃坑的地理概況¹

黃坑鎮位於中國福建省建陽市（2015年起改為南平市建陽區）的西北部，西與邵武市相連，東與武夷山市交界。全鎮總面積378平方公里，總人口1.3萬人，現轄11個行政村1個居委會。²自從有記載以來，黃坑鎮行政上一直隸屬於建陽縣，³最早稱為“唐石里”，南宋改名“嘉禾里”，直到1955年改稱“黃坑”。⁴

1 筆者對黃坑話的調查受惠於建陽的劉建、劉虹一家以及張榮貴先生的幫助，感謝所有九峰村與三峽村的發音合作人，尤其是耐心好客的張榮興、張昌福兩位先生。感謝孫順先生惠賜博士論文中原始閩北語構擬的Excel版本，感謝秋谷裕幸先生惠賜語料並提出修改意見，也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本文曾於2008年7月13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行的第二屆李方桂青年學者研討會上報告，得到了與會學者的指點，特別感謝陳忠敏、韓哲夫、李子鶴、楊秀芳、余靄芹諸位先生的意見。當然，剩下的錯誤仍然由我自己負責。謹以此文懷念已故羅杰瑞先生，感謝他生前對筆者研究閩語的鼓勵。

2 面積人口根據百科的資訊，參見<https://baike.baidu.com/item/黃坑鎮/8049881>。

3 東漢建安十年（205）設置建平縣，晉太康元年（280）改名建陽縣。（劉建1994: 52）

4 景定元年（1260），《宋史·理宗五》：“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一根稻苗上十五個穗頭），詔改建陽為嘉禾縣。”同時，唐石里改嘉禾里。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嘉禾縣改回建陽縣，但嘉禾里則被沿用，直到1955年更名黃坑區。（劉建1994: 718）



構擬“泉”字音一兼論“同義換讀”

野原將揮

成蹊大學

noharam@law.seikei.ac.jp

本文的目的是（1）整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問題、（2）離析“泉”字的諧聲關係、（3）構擬“泉”的上古音聲韻母以及討論唇化元音假設。（4）最後討論“同義換讀”的問題。“泉”的中古音是仙韻合口從母。根據Jaxontov（1960）的唇化元音假設（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中古音合口的“泉”只來源於上古的唇化元音*-on或圓唇舌根音*K^w-。本文試圖討論“泉”的合口化的原因以及所謂“同義換讀”的現象，認為“泉”原該是非唇化元音*-an，因為“泉”跟“原”意義相近，“泉”經過“沾染（contamination）”變為中古音合口呼。

關鍵詞

上古音、唇化元音假設、閩語、同義換讀、沾染

1 “泉”的中古音與諧聲關係*

1.1 “泉”的中古音和其來源

“泉”的中古音是仙韻合口從母，羅馬字表示為 *dzjwen*。¹按其中古音，“泉”應該來源於上古的元部。中古音合口字至少有兩個不同的上古來源。其中，第一個來源是唇化元音*-on。目前，大部分學者都採用六元音系統（the six-vowel system）。Sergej Jaxontov（1960）的唇化元音假設（the rounded-vowel hypothesis）為構擬六元音系統做出了很大的貢獻。²據此，上古音元部可以分成3類，如：*-an、*-en和*-on。另外一個來源是圓唇舌根音聲母*K^w-。³如此，“泉”的-w-介音（中古音合口呼）應該來源於唇化元音*-on或圓唇舌根音*K^w-。下面，我們來看“泉”的諧聲關係。

* 本文在“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2018 LFK Society Young Scholars Symposium）”（2018年7月12-14日）宣讀。本文承蒙陳丹丹、Guillaume Jacques、李壬癸、沈瑞清、丁邦新、William H. Baxter、Wolfgang Behr、吳瑞文、Zev Handel（按音序排列）等先生提供寶貴的意見和建議，謹此深致謝意。感謝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寶貴意見。文中不當之處由筆者負責。本文是科研項目（JSPS KAKENHI Grant Number JP18K12379）的一個成果。

1 斜體代表中古音。本文採用Baxter and Sagart（2014）的中古音表記。另外，本文用“{}”來表示“詞”。
2 譬如，鄭張尚芳（2003/2013）擬出六個元音*i, *e, *a, *o, *u, *ü。Baxter and Sagart（2014）也擬出六個元音**i, *e, *a, *o, *u, *ö。關於《詩經》押韻的研究，請參看Baxter（1992）。
3 大寫K表示牙喉音。

論《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

濱田武志
日本三重大學

提要

關於《蒙古字韻》所反映的漢語方言音系，本文得出了以下結論：①中古音四聲已分為陰陽八調。②疑、云母的實現形式 Π <ŋ> [ŋ-] 和 Ξ <'> [ʔ-] 都是 /ʔ-/ (陽調) 的條件變體。③中古音微母、日母、以母 (各自對應於 𠵹 <w>、 𠵺 <ž>、 𠵻 <y1>) 為 [v-, z-, j^h-]，中古音奉母、禪母、部分匣母 (對應於 𠵼 <fl>、 𠵽 <š1>、 𠵾 <hl>) 變為 [f^h-, ʃ^h-, x^h-]。這兩個音變構成一套鏈移 (chain shift)。④中古音全濁聲母除了邪母和部分匣母以外都變為“清音濁流” [C^h-]。⑤硬顎音聲母 /c, c^h, ʃ, j, ɲ/ 有獨立的地位，但是 /c, c^h, ʃ/ 沒有專用字母。⑥韻腹有 /a, e, ɤ, i, u, y, i/，韻尾有 /j, w, m, n, ŋ/，介音有 /w, ɥ, i/。介音 /i/ 只與韻腹 /a, e/ 相配。

元朝人沒有現代語言學的知識。從韻書等資料構擬出一套語音系統的科學研究是一項嶄新的嘗試。使用表音文字構擬脫離實際方言的語音系統並且還制定拼法，這是一項遠比現代人能想像的難得多的工作。本文認為，哪一個字屬於哪一個小韻很可能是根據前代韻書而決定的，同時還認為，語音系統本身很可能是反映著實際方言音系的相當部分。

創造八思巴字拼寫的原則很可能是，蒙古語母語話者如同讀八思巴字蒙古語一樣發音，就能夠自然地念出近似漢語的語音。換句話說，八思巴字拼寫系統是為了方便蒙古人而設計出的。

關鍵詞

《蒙古字韻》、八思巴文、元代音系

【八思巴字轉寫系統】¹

本文採用吉池孝一 (2005a) 的八思巴字轉寫系統。

𠵹 <g> 𠵺 <k'> 𠵻 <k> 𠵼 <ŋ> 𠵽 <ɟ> 𠵾 <č'> 𠵿 <č> 𠶀 <ŋ'>
 𠶁 <d> 𠶂 <t'> 𠶃 <t> 𠶄 <n> 𠶅 <l>
 𠶆 𠶇 <p'> 𠶈 <p> 𠶉 <m> 𠶊 <fl> 𠶋 <f2> 𠶌 <v>
 𠶍 <j> 𠶎 <c'> 𠶏 <c> 𠶐 <s> 𠶑 <z> 𠶒 <š1> 𠶓 <š2> 𠶔 <ž>
 𠶕 <h1> 𠶖 <h2> 𠶗 <ɣ> 𠶘 <ɤ> 𠶙 <'> 𠶚 <y1> 𠶛 <y2> 𠶜 <r> 𠶝 <q>
 𠶞 <ü> 𠶟 <i> 𠶠 <i> 𠶡 <u> 𠶢 <è> 𠶣 <o> 𠶤 <e>

*當一個字母表記一個音節時，補充 <a>。例如，一個音節“ 𠵹 ”為 <ga>。

【本文引用的八思巴字文獻】

¹ 本文的研究以及寫作得到了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 (PD)” (項目批准號: 16J07154) 的資助，筆者在京都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以平田昌司教授為接納人 (host researcher) 從事研究活動。本文在第二屆李方桂學會青年學者研討會席上承蒙各位與會人的寶貴意見與指教。統致謝忱。